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劫 彭荣德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 4
ISBN 7-5063-2653-1

I . 生… II . 彭…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7895 号

生 死 劫

作者: 彭荣德

责任编辑: 刘 方

装帧设计: 周 周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 //www. zuojiachubanshe. 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40 千

印张: 14. 5

插页: 2

版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653-1 / I · 2637

定价: 22. 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北门口杀场.....	员
第二章	街坊邻舍.....	缘
第三章	衙门后院深.....	缘
第四章	萧家班.....	缘
第五章	保胎记.....	苑
第六章	衙门举丧.....	猿

第七章	千里寻友.....	猿苑
第八章	雪山顿悟.....	猿苑
第九章	血溅小城墙.....	猿苑
第十章	生死劫.....	猿苑

第一章。北门口杀场

生死劫

1

县城的城墙断断续续，失修多年了。北门口，原先就是城墙的北门。出了北门口，是一条通往永顺府的车马道。

北门外，半里远有一个小村，叫小北村。小北村二三十户人家，挤在大月坡南麓一小块较平缓的台地上。除了居中的地方有三栋三柱四卦的小瓦房外，其余全是茅草房。这些房子的柴草间，码墙的砖头，有很多又厚又大的老城墙砖。打猪槽的长条石，或许就是二月坡坡脚旧城墙的墙脚石。

小北村往东一条小径，半里多路程下到纸坊溪入酉水河的“大河口”，一座横跨两丈多的石拱桥连通两岸。这一截河叫喜鹊溪，桥名喜阳桥。桥这头有一大片菜地，养活小北村一村人，城里一大半的瓜菜都出在这里。桥那头有个小码头，可泊五六只小渔船。过桥便上山，河岸是十多丈高的绝壁，曲折向上二百多级依山凿就的石台阶直伸到绝壁顶上。绝壁顶上竹林树丛之中，依稀可见几幢茅房瓦舍。这里神神秘秘住着二十几

户人家，也是一个小村子，叫喜阳寨。几脚路就过了寨，再往前，就是芭茅小路，荒山野岭了。这条路是下罗依溪码头和王村码头的旱路。旱路下罗依溪四十五里，下王村九十里。旱路几乎全是傍河而走，因此，水路和旱路一样远近。有时候要赶急货，雇人从旱路上背回来，脚码钱虽然贵一些，但比走船起码要提前七八天。几十里水路，三停中两停半是险滩急流。要靠一纤一纤地逆水往上拉船。像绕鸡笼那样的硬水滩，背着纤，趴在地上，二十根指头全抠进石头里，莫讲上前半步，只要钉住船莫让它往后退，有时候一钉就是半天。十几个全身精赤的纤夫拱着黑漆漆的脊背和太阳较劲，憋得太阳也汗水吧嗒吧嗒往胯裆下滴到石窝窝里，不到半里路的一条滩，一天下来，天未亮爬起，出星子时爬到滩头是闲常事。走水路虽然费时，但省钱，不到万不得已，货主谁也不想把货赶得那么急，走旱路货比走水路的还是少得多。

喜阳寨全寨人都姓龚，据说是两百年前，三个一身是伤、衣不蔽体的大汉从外地跑到这个地方，插竹为棚，斩荆辟土，住了下来，发了这一寨龚姓子孙。小寨子的人从不与外人往来，或渔或猎，自给自足。他们少与外人往来，外人也很少到这个寨子去。这里与城里虽不到二里地，很多城里的娘们儿，从生到死，还没到过喜阳桥，还没见过传得有些神乎乎的喜阳寨人。据说一百年前县上修县志，才把这个当时才十来户的小村子，叫做喜阳寨。县上把它取名喜阳寨，寨上人谁也没把它听入耳去，仍是自顾自地把它叫做龚家坳。横看竖看，小寨里的人都有些犟头犟脑的。他们绝不是本地的种，男人们二个都长得牛高马大，脚板板都有一尺来长，手膀子都起南瓜瓣子。粗眉大眼，鼻梁挺直，天生一股蛮气雄气。只是外人看来，从未见他们开过口，以为都是哑巴。但是好几个猎人却说，在他们寨子里，男男女女都喜欢唱山歌，调门子和城里人差不多，只是唱得雄一些，有几个很会作词，恐怕城里的歌王何全全都很难以比得过。猎户侃起来，像在夸自己。其实，他们

在龚家坳已交上几个朋友了。他们说，是唱着山歌打进去的，小寨人也因为对歌的迷恋，开始接受了外人的造访。

现在是又过了一百年，一直蒙在迷雾中的小寨，那雾，渐渐地开始消散了。据说，开寨辟土的那三个老太公，是三个亲兄弟，因为避仇家，从大老远逃了过来。他们原本不姓龚，取姓龚隐了原来的姓。原来究竟姓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后世的人，只知道姓龚了。本来是连通大河的一截水路、山路，二百年后的龚姓人，有的往内去，进了城，有的往外走，下河行船，走得更远了。

北门口外车马道的一侧靠在大月坡坡脚，一侧悬在大月坡和二月坡交接处的峡谷上。可能是车马道划了一条端线，因此，峡谷并不显现得怎么深，两个坡隔得又不甚远，峡谷倒像个土坑。县上的杀场就设在北门口的峡谷里。没有人收的无主野尸都埋在峡谷里，于是，这里便有了个“万人坑”的名字。

“万人坑”平日是没人敢来走动的，但到了杀人这一天，两边坡却总是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成了县城一景。

2

今天，又要杀人了。

天还没睁开眼睛的时候，习惯睡懒觉的城里人都被惊醒了。县衙门的哨楼上吹响了第一道“乌勒，乌勒，乌乌勒”的牛角号。听到这种号声便如开春听到阳雀叫一样，一城人都有些兴奋，没有哪一个因为吵了瞌睡而骂一句半句娘的。也像人们把阳雀的咕咕咕的叫声听成人的自己的语言——“包谷、包谷，快种包谷”一样，“乌勒，乌勒，乌乌勒”的杀人号被翻译成了“挨刀，挨刀，挨挨刀”，杀人号被小山城人叫做挨刀号。

县衙门的章法是，杀人这一天，挨刀号要吹三道。第一道

已吹过了，在寅时。老辈人讲，寅时是虎时，寅时吹号，借虎威以镇邪。第二道挨刀号规定在巳时，巳时属蛇。蛇是极阴之物。这个时候吹号，是阳间判生死的阎王和阴间勾生死的阎王通气，阳间通知阴间可以勾命，可以派阳五猖取魂阴五猖锁魂了。巳时是牢头给死囚送最后一次“上路饭”的时刻，其实，大多数死囚这时候早已魂游身外，吓成一摊稀泥了，哪里还吃得下饭！临上刑的死囚，会让他饱吃一顿，不会让他做饿死鬼。

今天的这两个死囚绝对例外。今天的这两个死囚，绝对的不同一般的死囚，绝对的是两个钢打骨头铁装筋的硬汉子。

巳时的挨刀号响过之后，小山城那条狗肠子街两边站满了人，菜青色的大脸小脸上都泛着红光，迎接新上任的县太爷是这个阵势，送死人上路也是这个阵势。

小县城只有一条独街，县城本来就是建在两条山脉的夹缝中的。夹缝不宽，三块青石板铺成的街面两边，差不多也就各够竖一栋房子。夹缝东高西低，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城里城外五里长的一条曲曲弯弯的街，只有城中间半里长的地方不要上下石台阶，但也是一截冬天结冰了便不敢乱走的滑溜溜的斜坡。南门外的那一截街，其实就是一架石梯子。里把长的街，由下上到顶，由顶下到底，有人数过，有两千七百八十级台阶。因此，这截街又叫做“两手爬死”。西门外到河码头的那一截街要好一些，没有那么陡，却也是一截台阶一截斜坡，难得找到几处平脚路。

有一条小溪与县城擦边而过，叫纸坊溪。纸坊溪溪流潺潺，溪水清清。溪流靠近东门的地方，每隔十来丈远便有一座碾坊。碾坊便是在溪流中间堵一截小水坝，围一条小水沟，那沟水够冲动水碾就成了。溪水从不断流，筑坝其实不为了蓄水，只是稍稍提高一点水位。即使上家碾坊不开碾，关了闸，那水，也自会从堤坝上溢出，不会影响下一家碾坊做功夫。全城人吃的米，都是从这几家碾坊碾出来的。碾坊的坝塘是娃儿

们泅水扎猛子抓白石子养水性日后好上大河求生活的天堂，小溪边、河堤上的大青石板是姑娘媳妇们天然的捶衣石。从独街南头岔二十几级台阶便出南门下到纸坊溪了，姑娘媳妇细儿小女们方便得很。出西门沿街而下半里多路，是为小县城养出了麻纱布匹桐油盐巴几户大商家还有一户钱庄老字号的河码头。河叫酉水河，据说是秦时因为出青酒醉倒了秦始皇而得的名。酉水河可以跑大木船，上承龙山里耶龙头大镇，下达常德、沅陵闹市，是小县城买进卖出和极少数人出去闯世界的惟一通途。说巧也不巧，现在这一任知县刘大人就是常德人，就是从常德坐船看着十几个纤夫背了三十多天的纤，从下酉水拉到上酉水来的。而常德府的府台黄大人，却是从酉水走出小县城，在外面出了头的最大的官。据说，刘大人和黄大人是同科进士。独街除了南门下纸坊溪一条岔道外，靠街的中段两个山脉弯弯曲曲的夹缝中让出了一小块平坡地，老天爷专门安排了这一点点地方好修县城的首府——县衙门。县衙门前的一截街不长，用县民们的俗话讲，只有一泡尿远，叫衙门街。衙门街向外延伸一点点，贴着二月坡脚再拐一杆烟的路，就是北门口了。

照说押死囚上路，出衙门到北门口很近。但是不然，县里的章法，凡是押死囚上杀场，先要游一趟大街。线路是出衙门街，到独街上到东门口，再折回来下西门到河码头，再折回衙门街上北门口刑场，这样一个来回，差不多半个时辰过去了。

大部分死囚，不等押进街口，两条腿就拖不动了，全靠两个凶神恶煞的衙门兵勇，一边一个架着走。实在架不动了，上台阶时，紧跟后面的人屠夫——牛棒腿便出手一提溜，再重的家伙，他也不在话下，他有的是力气。这一方山水的人把鸡腿叫做鸡棒腿，因为那东西很像一个棒槌。牛腿倒没有牛棒腿的叫法。因为被唤作“牛棒腿”这个人屠夫的腿很粗，有水桶粗，且长满了棕黑色的长毛，于是不知是谁给他取了个诨名，也就叫开了。

今天的这两个死囚，游了一趟街，一直走到北门口，还一脚扬起一坑灰，踏得地面啪啪响，尤其是那个满脸硬胡子、年纪大一点的，边走边唱山歌，引来跟在后面的看客们一阵阵地喝彩！就连紧跟在背后的人屠夫牛棒腿也忍不住叫了起来：“龚家坳人，老子佩服，狗日的，再唱，再唱！”大胡子死囚猛然停了下来，回过头，桐油球球大的眼睛盯着牛棒腿，“啪”一口痰，正吐在牛棒腿的鼻头上，震得牛棒腿猛地退了一步。“嘴巴放干净点，我问你，哪个是狗日的？答不出来，老子一腿蹬断你狗腿巴骨！”一口软痰，竟如一粒石子，打得一向自认是全县城第一大力士的牛棒腿，踉跄后退不算，还打出了一脸鼻血。围观人众中的烧热湾猎户麻豺狗第一个喝出彩来：“恶蛇……吐……吐……吐信！厉……厉害！”麻豺狗说话结巴，平日很少开口。牛棒腿被大胡子一声断喝，确实有点怯，但见那么多人瞧着他，这脸面往哪里搁？被一口痰猛然打晕了的牛棒腿哪里吃过这种亏，做梦也想不到让他吃亏的竟是马上要成为他刀下之鬼的死囚犯！只见他一蹦而起，马步一扎，鬼头大刀呼啦晃了一个花圈，叱一声向前斜劈一刀。一招一式，穿风挟气，直待把架势摆稳之后，他这才横眉鼓眼，破口一声：“狗……”牛棒腿刚脱口一个“狗”字，接下去骂人的话突然被噎住了，只听得“啪”的一声响，牛棒腿一屁股跌坐在泥地上，那炫耀身份从不离手的鬼头大刀也扔到了旁边，他两只手抱着右小腿凸在前面的那条穷骨头，龇牙咧嘴，“唉呀呀！”嗷嗷直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没几个人看得清楚，都傻张着嘴，好像白日见鬼一样。仿佛有一道黑影在牛棒腿的刀上一闪，牛棒腿便屁股坐地上了。肯定不是大胡子，大胡子肯定一动也没动。而他旁边那个年轻一点的死囚，此时还背对着牛棒腿，痴痴地望着大月坡，这一切，好像与他毫无关系。但是，人群中，有两个人看清楚了。一个是猎户麻豺狗，一个是西门口杀猪卖肉的朱屠夫。

朱屠夫说：“麻雀屁眼扇鸡蛋——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狗日的龚老二身手这么厉害！不比他大哥弱，不比他大哥弱！”

麻豺狗结巴着说：“这招倒……倒踢腿——如来……放……放屁。”

朱屠夫把话接过来：“如来放屁，失传了几十年，要不是平着拍下这一刀，狗日的牛棒腿早就黄瓜打大锣——一打两段了。”

“豺狗，他们如何捉住这两弟兄的？”朱屠夫问。

麻豺狗压低了嗓子：“黄么胡子设了个套。搞得赢龚家坳这两兄弟？一百个山麂子有、有卵用、老子一条赶、赶肉狗放出去，撵得它狗、狗日的满坡满岭屙、屙滴滴尿！”

“轻声点，人多口杂，不是老子怕事。”朱屠夫抹了一下络腮胡子，突然提大了嗓门，“老子懒得和这些狗杂种劳神！”说着，恶狠狠地骂了一句：“猪日的！”但见二十几个押阵的衙兵，刀刀棍棍，把死囚两兄弟团团围住。

3

两个死囚是俩兄弟，龚家坳人，姓龚。哥哥龚老大，弟弟龚老二。龚老大，一脸硬扎扎的大胡子，外相上看不出究竟有多大年纪，三十几？四十几？抑或才二十几？龚老二肯定是出牢房前刚剃了胡子，淡青色的唇口、下巴、腮帮，把一张俊脸衬得越发稚嫩，一眼便看得出来，最多二十二三。老二的那张脸真的英俊啊，那脸型，说是瓜子脸，但又不嫌尖细，不嫌娇柔。说是国字脸，却又不嫌硬削，不嫌凶霸，总之，是女人们最喜欢的那种阳刚气十足又叫人心痛的男人的脸型。一对眉毛，黑黑的，但黑得恰到好处，不是那种墨黑墨黑的黑得那么傻。眉毛明显地往太阳穴向上扬起，但扬得又不太高，不是那种高高扬起的英雄眉，让人抬着头有些心怵地看着他是一条莽

汉子大将军打虎将。那双眼睛大大的，眼珠子黑黑的，是微微向外挑起的双眼皮丹凤眼，像关公的那对眼睛。但不像关公那样时刻醉邪邪地眯缝着，让人想着关公好像时刻都在想着杀人。老二的这对眼睛像纸坊溪青幽幽的犀牛潭。黑黑的眼珠子，像坐在水潭中那尊会说话的犀牛石。犀牛石是纸坊溪所有的流水都要去以它自身的礼仪形式去朝拜——舔摸一下的神石。那泛着浅浅的青蓝色的眼白，便是犀牛潭一潭透明的潭水了。潭水是清的，是流动的，是会唱歌的。老二的那对眼睛，不但好看，而且鲜活灵灵的，那里面，肯定养的有鱼，养的有虾。莫看他此时清冷冷地紧绷着脸，但那凝望着远山的眼，在刀棍剑戟中还是那么平静、那么青幽，是鱼是虾，肯定还想去里面钻。这口潭、让人觉得水底里肯定埋的有把人都吸得进去的磁石。

难怪小北村的大美人水秀，方圆百里人人人爱的姑娘，不要官不要财，就要这个龚老二。

麻豺狗和朱屠夫的一番议论，旁边有人听出了一些门道。很多人把眼光转向这个一直不声不响的龚老二。这个龚老二，一个无影无形的倒踢腿，踢翻了武功不弱的人屠夫，修炼到了静如古松老柏的境界，一点点声色也不露。

“二十才出点头的嫩秧秧，练了这一身硬功夫，娘卖的，可惜呀！”

“要不是为了水秀，真值得摸黄大人的老虎屁股，把老天爷给下的这么这块好坯子搭进去，狗日的！”

“要是为了争水秀，你愿不愿意把命都赌进去？”

“愿，怎么不愿，愿呀！不过……”

“不过什么？”朱屠夫接过话，“三癞子，你那根软鸟，到这里充什么硬行头？猪日的，你只敢到外头擦擦边，过过口瘾，你敢一杆子戳到黄么老虎屁股眼里去放水？猪日的！”说着一巴掌慢慢扇过去，“癞蛤蟆想天鹅，水秀也配你猪日的多嘴多舌！”朱屠夫那巴掌真有蒲扇大，在三癞子头顶上遮了一

大片阴。

前面闹哄哄地阻了道，早有人报给了坐在黑呢轿子中的县太爷。亲兵立即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辟出一条道来，刘大人走到前面一看，被围住的两个死囚，静静地站在中间，手仍然被反绑着，那插在背脊上的夺命牌仍然插得很正，一点也没有歪斜。没事。继续上路。刘大人抬头看了看太阳，隔正中，只有两三丈远了。

行刑的地点在万人坑坑底。坑底中没有再堆一个土台，反正四周看热闹的人站的位置都高。县太爷监斩的勾命台设在万人坑靠二月坡脚一侧，正对着北门口车马道。四根楠竹竿临时撑了个白布遮顶的凉棚。二月坡脚是一块斜坡，衙门通北门口的路是一个台地，台地到坑底也是一个坡面，北门外车马道的路坎下，也是往坑底斜下去的坡面，这些坡面上都一层层站着看热闹的人。只是两个坡脚的北向是个豁口，三面站人，一面豁口可以跑骡马。

朝着豁口往外望，但见小北村口放着两口黑棺材，几十个人静静地站在棺材后面，靠棺材最近的有十来个身穿麻布孝衣、头戴麻布孝帽的大人和孩子。二十来个身穿红马褂的兵勇一色长梭镖，拦在车马道上。县里的七八十个兵勇除几个守衙门牢房的外，全都放在刑场上了。小北村这帮兵勇，听说是从邻县借来的苗武师，主要是怕龚家坳的人劫法场。

本来，收尸的棺材是可以放进刑场内的，收尸的亲属也可以进入刑场。今天，龚家坳收尸的棺材和收尸的人，被远远地隔在小北门。其实，龚家坳要劫狱、抢人，凭县衙门几十兵勇几十根刨火棍，肯定拦不住。那为什么不劫狱抢人呢？

就是龚家两弟兄要越狱逃跑，凭他们那一身上打八十八，下踢九十九的功夫，恐怕早就逃到下西水洞庭湖东海昆仑山上去了。那为什么不跑呢？

跑？你没看见县太爷旁边那个瘦猴子八字胡，莫看他像个八辈子没睡饱瞌睡的鸦片鬼，他就是“铁拳一二三，打翻黔鄂

川”的那个常德铁拳门掌门人贺铁拳，江湖上人称贺铁拳的人。拳头一碰，不是碎了指头骨，就是断了手杆筒子骨。那年四省打擂台，贵州、湖北、四川三省的天字一号人物，一人只对一拳，全都滚下了台去。黄大人把他派来，究竟是给刘大人来帮忙压场，还是给刘大人施加压力？说不定。监斩官名义上是刘大人，其实真正的监斩官是他贺铁拳。

龚老二未必敌不过贺铁拳，不过，就算龚老大、龚老二敌得过贺铁拳，龚家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黄大人会放过吗？

龚家两兄弟敢得罪黄大人，敢闯进他弟弟黄么胡子的大院子去抢水秀，出了乱子敢一杆子戳了黄老么，或许早就有了杀人偿命的打算。

听说龚老二、龚老大摸进黄么胡子院子里的时候，水秀正从另一个方向逃了出去。听说水秀被追得跳了大河，听说几天后在古丈响水湾涝起了一具全身精光泡得白渣渣涨鼓鼓的女尸。落水死的人一般在落水附近的地方是找不到尸身的，落水鬼必须在水底里先坐几天水牢，然后才会从下游很远的地方浮出水面。不管男尸女尸，肯定都泡得很涨，肯定都是全身衣裤鞋袜一根纱线都留不住的，响水湾捞起的这具女尸脸都被鱼吃烂了，究竟是不是水秀还讲不清楚。又有人说看见水秀从豺狗坡钻到树丛里去了，怕早就被豺狗吃了。

黄家公馆修在上截街的豺狗坡脚。豺狗坡四面陡壁，刚好靠街的地方有七八亩大一块台地。这块地方风水好，才出了黄大人这么个大人物。早先，黄家也只有五柱八卦两进五间的一栋大屋，黄大人在外面做了大官之后，把旁边的人家挤走了，黄家在这块七八亩大的台地四周打起围墙，修起了全县最大的最气派最豪华的大院子——黄家公馆。

黄家就只两兄弟，老大就是黄大人，弟弟叫黄么。这黄家本来是想再“邀”几个男丁出世来的，谁知直到他们的父亲七十头上闭了眼，也没再“邀”来一个半个，这个么弟，倒真是最小的老么了。人称黄么胡子的弟弟占了县城这块最肥的地，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黄老么不过是背了个名，实际上是黄大人给自己留的一条退路。你看，仅仅是居中的那三层四合天井的主楼，谁也没有数清楚究竟有多少间房。仅这栋主楼，少说也得花几十万两银子。因此，这座大院没有人叫它黄么公馆，而是叫黄家公馆。黄老么当然不在乎，只要能作威作福就行。

龚家两兄弟躲在黄家公馆后墙的时候，听见院子里吵吵闹闹闹搞了好一阵子，好像是有人逃跑了。两人耐着性子等到三更天，才越过两丈多高的围墙，跳进了院子。谁知老奸巨猾的黄么早已有了准备。虽然他是偷偷地把水秀姑娘抢来的，但他也料到，只要龚老二听到了风声，肯定不会放过手，肯定会闯进来拼命的。

龚家两兄弟一跳进墙，便被套老虎的套网套住了，呼的一下被吊了起来，吊在麻栗树一根腿把子粗的树枝上，离地有两丈多高。套老虎的套子是用柴刀把子大的麻绳煮桐油结的网，网疙瘩有拳头大。拿老虎套套人，算是看得起龚家坳的龚家武把子。守在那里的是从哄红苗寨请来的四个苗武师，亲亲四兄弟。四兄弟都使梭镖，四杆五尺多长的长梭镖。在两个武师的护卫下，黄么胡子很快便赶来了，指着被网成一团吊在树上的龚家兄弟说：

“两个小贼，私入民宅，该当何罪啊？”

“黄老么，狗日的老贼，你私抢民女，该当何罪啊？”龚老二接着一声雷吼，“啊”一声，下面的人直被震得耳朵发痛，脑壳发胀，人人心里都发怵，这是不是老辈人讲的武林一绝——雷公吼？

“说我私抢民女，倒也在理，”黄么胡子闭着眼，慢慢地踱了几步，“看来不治你的罪，便要治我的罪喽。”跑了水秀，黄么胡子窝了一肚皮火，正愁没处出气，这时候碰上龚老二这个死情敌，眼睛哪有不出血的。他依然慢条斯理地，仿佛在心中探讨着难决之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可是逼着我封你们的嘴啊。”说着一扬手，依然是不紧不慢的声调，

“那就放蜂子吧。”

龚老二、龚老大顺着黄么大人的手指抬头一看，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只见头顶上吊着一坨桐油桶大的雷蜂子窝，朦朦胧胧的月光，照着几只拇指头大、一寸多长的黑虫在窝边上爬来爬去。这是些警觉性极高在外边值夜岗的守夜蜂，只要稍有动静，千万只雷蜂子便会扑将出来，见谁蜇谁，蜇谁谁死。雷蜂子战斗时嗡嗡怒吼，成群造势，那声音直如打雷一般。幸亏龚老二刚才这一声雷公吼可能把雷蜂子们也吼蒙了，雷蜂子竟也按兵不动。要是刚才雷蜂子动了起来，闻着人气便蜇，龚家兄弟，就是没死，可能也只剩下小半条命了。

护着黄老么来的两个武师，在下面把裹着油纱的箭头点着了，箭头上的油纱裹的是菜油和桐油的混合油，油烟特别大。箭头才搭上弓弦，还未射出，那油烟已熏得雷蜂子嗡嗡低吼，躁动不安了。眼看嗖的一声风响，那火箭钉得蜂窝猛晃。正当黑压压的蜂群扑了出来的一瞬间，嘣的一声巨响，吊着龚家弟兄的那根刀把子粗的提网的纲绳突然断了，一团大黑影呼地掉了下来，掉下地后又顺势一滚，滚进了旁边的水塘，在下面发射火箭的两个武师，也被带进了水中。被激怒了的雷蜂子，跟风而进，紧追着这团黑影扑了下来。钻入水中的人躲了灾，留在地上的人却遭了殃。黄么胡子和四个苗武师用手护着头脸，瞎着眼乱跑，巧就巧在黄么胡子一头正撞在一个苗武师的枪头上，一命呜呼了。这一下，不管是“龚家两兄弟用枪把黄二大人戳死了”，还是“他们放雷蜂子把黄么大人蜇死了”，反正是龚家两兄弟杀了人。杀了人就要偿命。何况是杀了黄大人的亲弟弟！

4

勾命台的前面竖着一根笔直的杉木杆，是用来照太阳量时

辰的。当太阳正当顶，杉木杆下面差不多完全没有了阴影的时候，便是杀人的正点——午时三刻到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逼近，杀场上鸦雀无声，静得怕人。今日不同往常，连最会绷死脸的人屠夫也绷不出死脸了，那脸上也流着汗，那眼神似乎还有点茫然，无论如何也收不拢往日的神光。

杀人场上突然哄了起来。但见朱屠夫端着两碗酒挤了进来，走到龚家两兄弟面前，先把一只碗放在地上，两手捧着一碗酒，把酒举过头顶，跪下来，在地上磕一个头，再站起来，把酒递在龚老大的唇边，“喝！兄弟。喝干了，再来几首，狗日的痛痛快快地好走路，踩断他娘卖的奈何桥！”龚老大被绳子绊着的喉骨动了几下，把一碗酒干了个底朝天。朱屠夫又给龚老二磕了个头，也骂了娘，也干了酒。朱屠夫从来都是干亮干亮的眼睛，即使喝醉了酒也是干红干红的没有湿润过的眼睛，竟也有些湿润了，他猛一转头，回到圈子外面去了。

“唱！”“唱！”“再来几首！”下河的死囚游街，不怕死的，称雄的是唱大戏，这方山水的死囚是唱山歌。

老大嗽嗽嗓子，唉呜呜歌头一起，跪着的他，竟站了起来，旁边的大汉也没去摁他，不知是怕他，还是想听山歌。

送郎送到十里坡
手捧凉水送郎喝
郎若喝下手中水
天干三年口不渴

“好歌！”“好歌！”成千上万的看客们喊得山响，只差把万人坑抬了起来。

麻豺狗对着朱屠夫喊道：“谢你酒哩！好歌，传你后世七，七代八代，祖宗有，有光。快回，回一首。”

朱屠夫扭捏着身子说：“我只晓得‘刮掉黑毛白又白，一打两开中间劈’，那郎呀姐呀那么深的歌，我哪里回得来嘞？”

猪日的，你给我回一首。”

轮到麻豺狗扭捏身子了：“我一样，只晓得‘一杆戳到喉咙口，那味道，三年不想洗，洗嘴皮’，郎姐歌，我，我不会。”

“你两个到这里搞什么鬼芽 旁边的王家丝铺王寡婆子把话接了过去，“一个出上半截，自报家门讲杀猪过眼瘾，一个接下半截，自报家门讲打猎过手瘾，连在一起又狗日的想婆娘过干瘾。白蒙蒙的‘一打两开中间劈’”，她指着朱屠夫，“你到哪里见到过这么大的东西？”

朱屠夫一脸正经：“除了你有哪个都没有。”

王婆子也不生气，指着麻豺狗：“狗日的，‘一杆戳到喉咙口，’你哪里见过这么长的东西？”

麻豺狗一脸正经：“我，我有呀，你清楚，明，明，明知故问！”

王婆子也不生气，转身对架着一对水晶片老花镜教私塾的王老先生说：“你老人家讲句公平话，你讲他二人究竟玩的是什么把戏？”

王老先生正了正镜片，如此时刻，也不忘嗽嗽喉咙，慢声慢气地说：“酒不醉人人醉人，饭不养人歌养人。圣人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呀！你三人作对，一方歌作得好，堪称上上之作，一方评论得妙，堪称鞭辟入里，识见精到。都是高手，都是高手！”

朱屠夫抱拳，说：“我二人是言者无心，王婆子是听者有意。我们只唱到口皮皮边，全是王婆子猪娘洞里打鼓——响（想），想进去的，而且想得深。还是请大歌娘王婆子代劳给龚老大回一首，不然都要冷场了。”朱屠夫说话的时候，人群中不断发出“答歌呀”“答歌呀”的吼闹。

王婆子装着没听懂朱屠夫的话，拍拍胸脯，“回就回，老娘拼出去了。”喜欢唱歌的人，常常抢着唱，要是心中有了好歌，更是忍不住的。